

創 造 詩 叢
臧 克 家 主 編

沙 漠

沈 明

上 海 星 群 出 版 公 司 刊 行

地層下

蘇金率著
這真的詩大半
取於農村。作者
給讀者的印象
不僅是詩的外貌
而是詩的靈魂。

最後的星

吳楚著
他給詩以一種
新的生命，這
是詩的靈魂，這
是詩的靈魂。

噩夢錄

杭約瑟著
作者是個畫家
，但「厭棄了彩
筆」來學「發音
」和「和聲」。
抓住一點向深
探尋，把它凝結
成晶瑩的智慧。

歌手手

索爾著
作者寫出了他
的靈魂，他寫
了那樣的詩，
這才是真正的
詩。

號角在哭泣

青勃著
他召喚着新生
的，將至而未
熱的，召喚得那
熱切和使人感
就！他的每一行
頭就是一股永
的衝壓力。

沙漠

明著
他的詩，深沉
的，充滿了
了，他像一
的，他像一
出，他像一

騷動的城

唐湜著
作者想脫離
美的，脫離
的，脫離
的，脫離

夜路

李博著
這不是一條
路，這是一條
路，這是一條
路，這是一條

隨風而去

方平著
這是一首
的詩，這是一
的詩，這是一
的詩，這是一

告白

沈從文著
作者是個
的詩人，他
的詩，他的
詩，他的詩

嬰兒的誕生

李博著
對於窮苦的農
民和工人，他
有喊叫反抗，他
只寫出了他們
生活情景，然
每一行詩句都
個有力的控訴。

掘火者

沈從文著
他是一個
的詩人，他
的詩，他的
詩，他的詩

創造詩叢

沙

漠

• 有	所	權	版 •
定	紙	著	主
價	版	者	編
國	者	沈	者
幣	詩	明	減
貳	創		克
圓	造		家

刊行者：

星群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 版初月十年七四九一 •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撒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雷誅；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響亮的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沙漠」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沈明，在他的詩篇裏，快樂和天真，有一點點影子，但是被一種憂悶和深沉的暗光所掩奪了。他體味了生活，又把這體味一再提煉過，於是，他的詩句裏就有了東西叫人去發掘。他的想像力並不是雕伏的，他的詩行不是沒有水份的乾土，更不是雨後恣意亂生的雜草。從「垃圾」身邊他看到廣漠的「蒼蠅」；同樣，他也看它把自己「生命裏最後的一份剩餘」給窮孩子們「獻出了溫暖」；人世是「沙漠」，而他却向每一粒沙子寄出去一個希望。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雨季

給S·P

夜霧像蝙蝠的翅膀

飛滿了黃昏

雨底下的泥路，越走越長

爲了尋一個希望

我們的衣裳已經濕了

望穿那天空的黑暗

沒有一朵星花

這十五夜

而我們的月亮又在那兒呢？

風浪裏的小燈籠呵

你會熄滅嗎

世故不深的孩子們

從此已懂得了秋天的人生

深沉的憂鬱是一把火

聽，小巷裏又敲響了三更的梆聲

快把話說完，緊緊握一次手

分頭尋一個小茅屋吧

不要回頭望呵

不要老回憶呵

你我惦念的烽火江南

晴朗的日子

也許有一朵暉紅的雲

一個帶血的破月亮

你說，「有這把油紙傘

我不會寂寞的」

祝福，你生活在雨傘裏的孩子

撐着你的油紙傘

到曠野裏去吧

雨聲在爲你奏着強烈的進行曲呵

一九四五年重慶

斷想

沒有月亮，風吹滅了燈籠，
一樣有摸索着趕夜路的人。

因為要結果子，
美麗的花，才有了凋謝。

桅子折裂了，
祇要有舵，船還是會開航的。

碑

——立在弟弟的小坟上

不是一顆彗星的隕滅

不是一隻航船的沉沒

是一支拉緊了琴弦的歌

唱得太高，無聲

便響在人們的心裏

你走了

就像這樣一支琴斷了弦

以後每年的春天

曠野的風吹着你蘆笛

晚天的霞襯着你臉紅

浸透了露香的黃泥

永遠伴一個做夢的孩子

(美麗而又懂得痛苦的

他往往要早早離開這個世界呵)

媽媽和我

都不願把你叫醒

這死水的陰天老啣着灰雲

掛不上藍天明月

每一顆靈魂都是哭泣的

呵，在秋天

心鑲的雨伞破了

擋不住靈山城放肆的風雨

三千里的恨淚

也許會在你坟前流成一條小河

爲你的小小年紀

瀉着孤寂長逝的流水……

一九四五年重慶

夜航

遠山是一張淡墨畫

月亮有靜的思想

有人傍着白帆沉默

江水，載的夢也真太沉重

一個夢的時間

已流過了幾個險灘山峽

幾個世界……

烙印

人類中間

有輝煌生命的流響

也有黑色靈魂的夜曲

是爲了讚美太陽

才用幸福的喉嚨歌唱

歌唱

決不是爲了祈求黑暗

反叛的，拒絕它來到這世界
用刀，用火．．．

在他蒼白的額頭上

截下逆飯的烙印

這些怕見陽光的灰色馬羣

給他永遠帶上烙印

關在快樂的門外哭泣

路

像石頭沉到大海我願意

像燈蛾埋在火裏我願意

只是那人生的崎嶇路，好難走呵

顛簸的步骤子破碎的心

心上，常流着朦朧的血澀

愛生活的人，永遠替自己着急

怕在生活的面前低頭

怕在死後的墓碑上

刻下痛苦的字跡

怕誤解了光明

把黑夜當做白天來記憶

風箏

憑孩子們手中的一根絛

拉拉扯扯蹦蹦跳跳的

像牽一個囚犯般地拖着你

好，你想一逃就逃到雲霧裏

但天高風更急

它往往要把你攔腰一刀

白的頭髮掛上樹梢，屍首沉到河裏

孩子們疲倦了勁兒

也疲倦了記憶

不管你今天的死活

更懶得想明天你會化成泥

給小紋

十六年青春十六年寂寞

妳的憂鬱比妳的年紀更多

妳常朝夜空遙望一個遠方人

妳愛星光環繞着銀河

沒有戀愛過的感情最真

妳懂得虛榮是水樣淡泊

妳眼睛的淺藍像琉璃閃着光

妳插着金髮像春風吹動綠波

好花不能老在三月開放

幸福如夢中雲烟飄過

妳有了美麗，冷的世界

却要把它當殘花片片剝落

爲了驕傲一顆十六歲的少女的心

不管人間的風雨給了妳多少眼淚

妳的純潔就是妳自己的詩

別記憶生活裏的那些小寂寞

沙漠

別說我們這個世界，

是片白茫茫的大沙漠，

沒有花朵，沒有清泉，

一開始就迷失了方向。

在沙漠裏，你靜靜的諦聽：

迎着砂石的駝鈴，

拓荒者鐵錘落土的聲音。

還有古代人的腳印，獸的腳印，

風吹到眉毛上的小雨點，

黑夜裏閃爍着的北極星；

有一天你更知道了，海灘上

種花的孩子不是幻想，
那埋下的希望終會滋長。

這時，雨後的

彩虹，明天的安慰，

都使你重新估定生活的

力量，領悟了昨天的眼淚，

祇是小心田裏的一個小悲傷。

於是，你不再苦惱于人間的荒涼，

而記起了那駝鈴，那北極星……

一步一步的走向綠洲，

學着從一粒沙裏去找尋天堂。

拉 圾

你被遺棄在都市的角落，
歲月裏儲滿了腐臭的死水，
過路的人，朝你
掩着鼻子，翻着眼睛，
還要吐一大口灰白的唾沫。
而在這都市裏，那些龐大的
巍偉的建築物，
浩浩蕩蕩的人羣，
撕開外衣，他們
不過是麤集在你身邊的蒼蠅：
規規矩矩的辱罵，

習慣了的荒年荒世紀，
戀愛是種嘴唇靠嘴唇的遊戲。
爲了欺騙，心和心才相聯，
誰會有意喜歡一件卑微的東西。
祇有那些襤褸的窮孩子們，
發現了貧困的可以救助貧困，
每天早上，便做了你熟悉的
客人，慢慢地，
慢慢地，在沙裏淘金。
你用生命裏最後的一份剩餘，
給他們獻出了溫暖：
從一本破碎的連環畫，
他們懂得了愛情；
從一塊桔子皮，

他們知道了顏色的美麗；

有時候從一個啼哭的棄嬰，

他們也許會想起了媽媽和自己……

我，和我的椰子

好多年了，

夜把這黑暗的世界，

交給了我和我的椰子。

聽不到一聲祝福，

我踏過小橋，我穿過街坊，

在月光下，自己的影子

是我的好伙伴，在風雨裏，

聽河水的歌聲來解我的寂寞。

這裏的每塊石頭都對我熟悉；

我也熟悉那條巷子多深，

那家的門牆多高，

最會咬我褲管的

是那一家的小狗。

每天，我看見，人們怎樣把油燈

輕輕吹熄，怎樣地偎得緊緊

把兩顆痛苦的心靠到黎明。

有時，那小茅屋裏漏出了燈光，

新生嬰兒的第一次哭聲，

使我停住脚步，抑止了梆子。

那年輕的母親慣會拿我的名字

來嚇唬她夜啼的孩子；

「別吵了，敲梆的來啦！」

在孩子的心裏，

我變成了可怖的野獸。

手裏的梆子裂了，又換上新的，

孩子們也一個個推開了母親的乳房，

爲了一個玩具的獲得，

在夢裏笑開了嘴；

或是爲着走失了一隻小雞，

睜大了眼睛，

要我的梆聲來給他催眠。

呵，孩子們呵，

每晚我帶着梆子響過你們枕邊，

我帶給你們的不再是恐怖，

而是親切了，

安心的睡吧，

在你的窗子下，你家的大門口，

有我在給你們守望，

等天發白了，我會呼喚你們起來，

去看剛出土的大太陽。

孩子們，我知道，你不會忘記，

用你好日子裏剩下的一點愛，

愛我，和我的椰子。

茶樓

這是小城市的大心臟

不，它是大都市的小盲腸

長夜不滅的萬年燈

把不眠的人影子照得朦朧

搖蕩的笑聲

鏗深巷里賣貨郎的鈴數響……

這是閒散人兒底閒散的家

幾個碰頭的朋友

走進去的第一句話

是「玻璃，沱茶。。。

菊花。。。」

味心的，一屁股朝小角角上坐下

黑暗裏男人摸女人的大腿

女人親男人的嘴巴

生意蝕了本，破碎了英雄的心

來這裏尋找自己的安慰

「來，來碰杯

黃金是去了又來的流水。。。」

咕嚕咕嚕的水烟袋

比鄉村五月的水車更清脆

烟圈兒拉着水蒸氣

葵花子的壳滿屋子亂飛

人們嚥下的不是白乾

也不是玫瑰……

這一杯濃茶却比酒的力量大

就像醉了一樣，每個人有憂鬱

每個人都說盡了心上憂鬱的話

也許爲了生活裏有寂寞

才想把寂寞跟茶葉一道泡沉……

想不到，浮起來

昇華做半酸半辣的滋味

心裏比原來更難過，寂寞的更寂寞

冲淡了的是一顆再也浮不起來的心

從沒有一個人

關心樓外半夜的月亮落了

他們的眼睛，像永遠地

停留在這昏黃屋子昏黃的景色上

你這大心臟又是小盲腸的

「不夜之城」呵

我從你身邊很快走過

聽到一聲聲笑，一聲聲喊叫

像聽到一件件古老的民間傳說

講述着民間的悲哀和荒涼……

一九四五年於重慶

馬戲團

半空耀眼的旗子灌飽了風，
飄着：「××馬戲團。」

四邊蒼白的破布圈，
圈着一束一束的黑頭髮，
一顆一顆的亮腦袋。

像城市人看鄉下佬送棺材的行列，
帶着哭笑不得的心情，
來觀光這荒涼世紀的武藝呀！

這寂寞人間的開心呀！

廉價的鑼鼓，敲着，

敲開了悲劇和喜劇的序幕！

先是大人們猴子樣翻筋斗，

年輕的姑娘繞着場子跑馬，

五歲的孩子凸出了小肚皮，

把頭倒彎到脚跟底下，

更小的儘可能學着青蛙，

在地上亂叫亂爬，

再請看的是老太婆的萬能腳，

萬能腳，飛舞着黑色大酒壺，

像野貓玩弄死老鼠，

像癩黃狗咬住一塊爛骨頭。

最後，刀山四周燒起了大火，
人從火中刀山的小洞裏穿過，
再用鐵棒斫自己的頭，
用鋼刀劈自己的胸膛，
用腳踢小孩子的屁股，
還扭彎他細嫩的小臂膀。

喝彩的聲音，沸騰着，
像古代皇帝來到了金鑾殿，
百萬子民呼着「萬歲」的聲音。
誰也不會透過真刀真槍的恐怖，
想一想，跑江湖的，
是拿生命，
作孤注一擲的賭博；

是拿爲貧窮榨出來的一滴眼淚，
換取別人嘴角上的一絲笑紋。

今天，這個廣場上，
大人看了大人的把劇，
女人看了女人的把劇，
孩子看了孩子的把劇，
每一個人，都陰陽怪氣，
像花了錢跑了一趟洋場十里。